

郭大夫

三幕話劇 藍澄編

東北新華書店

——敬贈——

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發行

郭 人 夫

基本定價 135 元

郭 大 夫

(三幕話劇)

時間：冬至春。

地點：某工廠衛生所。

人物：郭大夫：男，三十左右歲。

劉大夫：男，四十左右歲。

楊護士：女，二十歲。

姜護士：女，十七歲。

李護士：女，十九歲。

王科長：男，三十左右歲，福利科長，新幹部。

廠長：男，三十五六歲，老幹部。

趙玉梅：二十多歲的女工友。

老吳：男，二十左右歲，患者。

陳淑珍：十五六歲的小女工。

第一幕

殘冬。

診察室。舞台正中是處置室的門，右側是通外屋的門、左側是郭大夫的宿舍，台左右各設診斷時醫生和患者用的桌凳，醫療器械櫃，壁上懸着幾幅生理掛圖，毛主席及斯大林的畫像，貼着幾條標語上寫：『預防爲主治療爲輔』，『我們要有仁慈謹慎的工作作風』。

無線電正廣播政治經濟學，郭大夫、楊護士、姜護士三個人在非常用心的聽講，寫筆記，李護士却拿着書本睡着了，她的瞌睡聲驚動了姜。姜護士忍不住的低聲笑起來，就偷偷拉了楊護士一下，讓她看，楊見李之睡態，也忍不住小聲笑起來。）

郭大夫：（以下簡稱郭，他仍然在低頭聽廣播，不在意的說）

笑什麼？好好學習吧！聽！講到重要的地方了。

楊姜：（趕快忍住笑，學習起來）聽。

（無線電中廣播聲：『……從奴隸社會起，到資本主義社會止，就是階級社會發生、發展、滅亡的過程。到資本主義消滅後，必然產生一個沒有人剝削人，沒有階級的高級社會——就是共產主義社會。但這必須由無產階級和它的先鋒隊——共產黨的領導，才能最後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建立高尚的無階級的社會……』。叭的一聲，李護士手中的書掉到地上去了，她被驚醒了，剛拾起地上的書，鉛筆又滾到地上去了，李又急忙拾起鉛筆。這時，楊姜二人裝沒看見，李很不安，偷着揉揉眼，正要睜眼，電話響，李忙

接電話。)

李護士：(以下稱李)喂！衛生所啊！喂，是我……好，我就去。(向郭)郭大夫！我有點事想出去一會兒，可以麼？

郭：去吧！

(李下，政治經濟學廣播完了，音樂聲，郭關閉電匣子，進宿舍門，楊姜二人噗嗤一聲笑起來。)

姜護士：(以下稱姜，大笑。)瞧她剛才瞞的那個樣子呀！好像八百年沒睡覺似的(學李睡覺及掉書於地時的表情)。

楊護士：(以下稱楊，笑。)瞧你學得多像啊！

姜：真是懶人屎尿多，一學習起來她的事就來了。

楊：不用功的學生，總是愛在學習時間找點活幹的。

姜：小楊姐：我……

楊：又叫小楊姐，叫同志嘛！

姜：沒有人叫聲怕什麼？

楊：(和藹的)沒有人也不許叫，我們要把從前的私人感情，改變成革命的同志感情才對呢！

姜：(天真的)對對，小楊同志！

楊：(笑)這才對呀！

姜：你看老李……

楊：又叫老李，你上次叫她老李，她不是不願意了麼？再叫李護士，她不就高興啦？

姜：我偏不叫她李護士，偏要叫她老李。我就不信，人不老，叫就能叫老了？太虛榮了。

楊：你何必爲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和她嘰嘰呢？同志們在一起工作，要互相團結互相幫助才對呀！再說，咱們青年團開會時，支書不是曾號召團員要團結非團員麼？

姜：我團結她，她却硬跟我鬧彆扭，燒火棍一頭熱火，我不幹！

楊：她當然有很多缺點，比如她的工作馬虎、偷懶，我認爲這些缺點是可以幫助她改正的。

姜：她那個不虛心的勁呀！我看她八輩子也改不了。

楊：爲什麼？

姜：她覺得自己……

楊：噓！

（李上，站在門口向姜瞪視，姜歪過頭去，偷偷向楊伸了一下舌頭。女工友陳淑珍氣喘吁吁的跑上。）

陳淑珍：（以下稱珍，急得要哭）郭大夫呢？郭大夫呢？

李：郭大夫不在！

珍：（一聽不在急得哭了）不在！這怎麼辦呀？

楊：（安慰她）小妹妹不要哭！郭大夫在家呀！你找他有什麼事麼？

珍：我爹病的挺厲害……（大哭）

楊：噢！

（郭聞哭聲急出）

郭：這孩子哭什麼！噢！是淑珍啊！你怎麼的啦？

珍：我爹病啦！

郭：多啥病的？

珍：躺下好幾天了，頭些日子輕，沒拿當回事，今天冷了厲害了，連飯都不吃啦！我真怕……（哭）

郭：（哄着她）別哭別哭，我就給他看看去，你先告訴我，他覺着那裏不舒服？

珍：他說渾身冷，直鬥打戰戰，摸摸他身上可燒得燙人。

郭：再呢？

珍：他還說頭疼的厲害，全身的骨頭節都疼。

郭：（驚問）發迷糊不？

珍：有時候說胡話。

郭：身上有紅點點麼？

珍：好像有，看不大清楚。

郭：（緊張的）我這就看看去。楊護士，準備一下。

楊：是。（將聽診器等裝入出診包內）

郭：我們去吧！

（郭大夫、楊護士、陳淑珍三人下。李生氣的看著姜。）

李：你們倆剛才說什麼來？

姜：沒說什麼。

李：我不信，你們是不是在說我的壞話？

姜：你的疑心也太大了。

李：說吧！反正人正不怕影兒斜。（坐下織毛衣）

姜：是啊！既然這樣何必疑神疑鬼呢！（整理室內清潔）

李：因為有搗鬼的。

姜：還不知誰在搗鬼呢，自己的工作不好好幹，還鬧得別人不安寧。

李：你說誰搗鬼，你說誰不好好做工作？

姜：反正有這麼個人。

李：你一定得指出名來！

姜：誰着急就是誰。

李：有什麼事實？

姜：（指屋子）這就是事實，這屋子的清潔整理是不是歸你負責？

李：是啊。

姜：爲什麼髒到這種程度你都不收拾？

李：病人多，醫務人員少，老那麼認真的幹還累死了呢。

姜：不管怎麼說，你也不應該消極怠工啊！你看！藥棉花用完到處扔，器械使完也不消毒，乾淨髒的都放在一起，這也太不像話了！

李：誰看不順眼誰幹，少賣聲！

姜：這是你份內的工作，你為什麼不負責任？

李：我和劉大夫從前都是這種做法，衛生所也沒關門。

姜：衛生所的工作可也沒搞好啊！劉大夫的工作態度也值得檢討，工作應付，根本不是爲人民服務的態度，你們這種工作態度非改不可！

李：嘿！你竟批評起劉大夫來了！

姜：誰有缺點也擋不住別人批評。

李：好啊！你背後給劉大夫扣大帽子，批評他的工作不負責任，不是爲人民服務的態度，這可是你說的呀！

姜：我說的不假，開會時我還要當面給他提意見呢！

李：你官兒不大管事可不少啊！

姜：衛生所的工作搞壞搞好，人人有責。

李：你操這麼多的心，不怕老的快麼？

姜：我不客氣的說，你這個同志的思想真成問題。

李：就你好！

姜：上次開檢討會時你怎麼表示來，怎麼又不虛心了呢？

李：提起那次檢討會來我就氣死啦，你和小楊，還有郭大夫，你們三個人扭成一股子批評我，我能噙得住？我不接受行麼？我問你，你們開會時打擊我，工作時還打擊我，我怎麼惹了你們？

姜：你怎麼能這樣看問題呢？大家批評的是你的思想，不是你這個人，這完全是爲了幫助你進步，你怎麼能說是打擊你

呢？你完全曲解了大家的意思。

李：什麼幫助不幫助的，我頂不願聽這一套，明明是挖苦人嘛，偏說是批評。明明是打擊人嘛，偏說是幫助，我真不知道這些新名詞是怎麼發明的。

姜：（非常生氣）批評就是爲了幫助同志進步嘛，革命導師告訴我們：『沒有批評就沒有進步』，這是真理，真理是不允許有人歪曲的！

李：我不懂這些大道理。

姜：所以你應該好好學，好好進步，不然你將來會碰大釘子，吃大虧，你的前途是很危險的。

李：（火了）你就給我做了結論啦？別不自覺了！張口批評張、閉口批評李；好像就你一個人進步似的。

姜：我當然也有缺點，有意見請提呀！

李：我還不高興提呢。

姜：有意見不提就是自由主義。

李：好大的帽子。

姜：給你戴上正好。

李：臭美！

姜：你罵人！

李：罵你怎麼的？這回他們可不在家了，你當我還怕你麼？你就是臭美！

姜：（氣得要哭）你憑什麼欺負人？

李：你憑什麼給我扣大帽子？（威脅的逼近姜）你說！

姜：（有些怕了，喊。）噯呀！死老李欺負人啦！

（楊拿着皮包上）

楊：你們怎麼又吵起來了？

李：你別管！我今天非問問她爲什麼給我扣大帽子不可！

姜：（見楊回來胆壯起來）說了怎麼的？……

楊：（暗使眼色給姜）算啦算啦！

李：（向楊）你別拉偏仗啊！我知道你們是一夥子，你們合夥欺負我。

姜：你又扯上她幹什麼？

楊：這是怎麼回事？

李：怎麼回事自己還不知道？

楊：李同志！我們之間可沒有什麼過不去的呀！你對我有什麼意見只管提出來，我一定接受。

李：我也覺得和你們沒有什麼過不去的，可是有人讓我過不去。

楊：我不明白你的話是指什麼說的，請你明白告訴我吧！

李：多想想就知道了。

楊：（想）是不是因為上次檢討會，批評了你的工作馬虎，你存了意見？

姜：就是爲了這個，剛才她還說來呢。

楊：那也不要緊，如果我們的意見錯了，可以再改正，另一方面，你以後的工作也再認真些，不就好了麼？

李：人都是要求別人嚴格，自己脖子後的灰却看不見。

楊：李同志！說話可不好冷嘲熱諷的呀！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公開講，我有什麼缺點你只管提，我一定接受。

（郭大夫和劉大夫聲音）

郭聲：老劉！發現斑疹傷寒病啦！預防注射再也不能拖了。

劉聲：人家科長不着急，你着急還不是白搭？

楊：他們正研究問題呢，咱們到屋裏交換意見吧！（三人進郭大夫屋）

（郭和劉大夫上）

郭：劉大夫！斑疹傷寒預防注射實在不能再拖啦！我們這已經發現了病人。我才檢查回來，他的病很厲害，已經到危險期了。

劉：郭大夫！我說句實話，你是乾着急，這些事情本來應該領導上負責任，他們不着急，我們何必操這些心呢？

郭：不對，這是我們醫生的責任，我們應該積極負責做好預防工作，當然應該建議行政上幫助進行。若是領導上對這種工作認識不够，我們當醫生的就該積極建議、積極督促才對呀！

劉：你來的日子淺，恐怕對廠子裏的情況還不太瞭解，現在廠方正集中全副精力完成生產任務呢！對衛生工作根本不注意，把預防看成是麻煩事。工人呢？在僞滿時三日兩頭『虎列拉』注射。那時針頭又不好好消毒，每次注射後，胳膊都腫得老粗。所以直到現在，工友們聽見注射就頭疼。

郭：這些情況我也知道一些，我認爲這不是什麼大的困難問題。只要和領導上談通，再對工友進行解釋教育，問題就解決了。困難倒是事先不預防，將來傳染病發生了，可就難辦啦！

劉：不那麼簡單吧？不信你試試看，王科長準不採納你的意見。

郭：王科長不採納倒好辦，因爲他不懂，你我的看法首先應該取得一致。

劉：我無所謂，當醫生的嘛！我的責任就是治病。比如說預防啦，宣傳啦，這些事讓我幹我也幹，可是叫我怎樣積極却辦不到。

郭：我覺得你這種工作態度不够積極，在思想上存在着單純治療觀點。政府指示我們衛生工作的重心應該以『預防爲主，治療爲輔』，這是完全正確的。

劉：『預防爲主，治療爲輔』……

郭：對啦！若不注意預防，一旦傳染病發生了，我們的設備不全，人手又不多，到時候必然抓瞎。那時影響了生產，公家花了錢，病人又痛苦，損失可就大了。何況這種斑疹傷寒病沒有特效藥，一病就是一兩個月，一下子就傳染很多的人，到了這時候你看怎麼辦？

劉：我看算了吧！怎麼會那麼巧呢？

郭：你是個醫生，怎麼也存在這種僥倖心理呢？這種想法是害人的。

劉：說老實話，我真是怕麻煩啊！那一次預防注射不累得賊死？有些人聽見注射就像要上法場似的，拖着拉着都不肯來，拖來這個，那個又跑了，真是沒辦法。

郭：這主要是因爲他們還不知道不預防的嚴重性，多向他們說明其中的厲害，我想他們會自動要求預防的。

劉：（搖頭）你說的對是對，可是我沒有那麼多的精力呀！你還不知道？我這人是最怕多說話的，近來身體越法壞起來了，我已經向廠方提出要求休息了。

郭：你的身體不好我知道，我也很同意你休息，但是希望你能幫助我說服王科長，讓他認識預防注射的重要性。

劉：我願意儘量做。

（患者上，老吳手上纏着繃帶，趙玉梅抱一小孩，小孩哭。）

（衆護士聞聲出，楊護士進處置室。姜護士給患者登記。李護士給小孩試體溫。小孩哭。郭給吳看病。劉給小孩看病。李將體溫表遞給劉。）

劉：（看體溫表）這孩子體溫很高啊！

趙玉梅：（以下稱梅）可不是咋的，燒了三四天啦！

劉：噢！（診斷、小孩哭。）

梅：（哄孩子）不怕不怕！

郭：（給吳解手上的繃帶）你的疥瘡挺厲害呀！

吳：嗯！好幾天沒上班了，真是個討厭的病。

郭：來！今天我給你上藥，你別嫌痛，保證你七、八天以後就能好。

吳：（高興的）好！怎麼痛我也不在乎，能好就行，郭大夫！真個的能這麼快就好麼？

郭：（笑）保險。（二人下）

劉：這孩子是重感冒，須要打一針。小李！你給他打一針『莫洛青』（即茂爾丁）。

李：是！（領趙下，郭大夫出。）

郭：怎麼樣？痛不痛？

吳：不痛，只是覺得火辣辣的。

郭：這些藥你回家睡覺以前上好，用火烤，使勁揉，別怕痛啊！

吳：（點頭）記住了，再見吧郭大夫。（下）

郭：再見。（向劉）劉大夫！剛才你看那個孩子是什麼病？

劉：重感冒，我告訴李護士給他打一針『莫洛青』。（指處方）

郭：（拿起處方）我看看去。（下）

（劉有些疲勞的坐着，抽煙，郭在屋裏邊喊聲：『住手』；他拿着注射器和注射藥出來，李隨上，楊、姜、劉圍近郭。）

郭：好危險哪！我晚進去一步就要出一條人命！（趙在處置室門口聽）

衆：（驚問）怎麼回事？

郭：你們看！這是什麼注射藥？

劉：（看，驚叫）啊！這是嗎啡！

衆：啊！嗎啡？！

郭：對啦！是嗎啡。這是兩西西，打上以後這孩子馬上就會死的。

衆：好危險！好危險哪！

姜：你這個禍闖的可不小啊！誰叫你打嗎啡來？你說！

李：（嚇哭了）劉……劉大夫叫……

劉：（氣急）你胡說！我叫你打『莫洛青』，誰叫你打『莫洛福音』來？你看看處方！（將處方給李看）

李：（看，哭）……

楊：『莫洛青』和『莫洛福音』的字音差不多，李同志準是聽馬虎了。

衆：對對！

李：我……我是聽錯了。

劉：你這不是活要人命麼？你這不是要我的好看麼？（說完氣哼哼的進了處置室，梅抱孩子走近郭。）

郭：你坐下！（給小孩檢查，看眼，看咽喉，又仔細看皮膚，有所發現。）這孩子不是感冒！

衆：（莫名其妙）不是感冒？

（劉拿着注射器出，欲親自給小孩打針，郭急制止，向劉耳語。）

劉：（細看孩子的眼、皮膚，痛苦的低下頭，無力的倒於沙發上。）

梅：（焦急的）郭大夫！這孩子到底是什麼病啊？

郭：這孩子要出麻疹！不能打針的。

梅：啊！要出疹子麼？

郭：是的，這病頂怕見風，以後不要抱來了，我可以到你家裏看去。

梅：（不滿的看劉一眼）我說怎麼他老流眼淚呀！這些日子看他發燒，還當他是感冒了呢，不斷的給他吃退熱的藥。

郭：那太危險了！再別給他吃啦！回去千萬注意，別讓他受風、受驚，要好好照看才行。

梅：好啊，郭大夫！你看孩子沒危險麼？

郭：不要緊，只要護理的好，過了七天的危險期，再不併發百日咳、肺炎，病很快就會好的。

梅：（感激的）郭大夫！我真打心裏感謝你呀！今天若不是你早進來一步，我孩子的小命就完啦！

郭：這都怨我們的工作馬虎，我們一定好好檢討，你有什麼意見也希望提出來。

梅：咱們這種工作可不能馬虎！一不小心就出人命，這可不是鬧着玩的！

衆：對對！

梅：再見吧！（下）

郭：（嚴肅的對李）小李！剛才這位工友的話你聽見沒有？

李：聽……聽見了。

楊：趙工友的話一點也不錯，我們作醫務工作的，工作一點都不能馬虎。頭些日子報紙上還報過，有一個工廠因為醫生不小心開錯了處方，結果出了人命，那個醫生受到處分，這些經驗很值得我們接受的。

姜：（很生氣的）這種不認真的工作態度，就是對工人階級不負責，爲人民服務的精神不強，以前咱們開會也檢討過，你不但不改，還對大家有意見，這回碰釘子了吧？

郭：（頗憤慨、激動的）今天的事情算很僥倖，我再晚進去一

步就要出大亂子的。這個經驗值得大家接受，俗語說：『庸醫殺人不用刀』，這是一點不假的。做我們這種工作，馬虎一點就會出大漏子。因為我們是給活人治病啊！一個工人弄壞了機器，他一定要受處分的；一個衛生工作者傷了一條人命，罪過就更大了。因為機器壞了可以再修好的，而人死了却沒辦法挽救啊！小李！你明白麼？

李：明白。

郭：你為什麼責任心不強呢？就是因為你還不知道一個醫務工作者的責任是什麼，我們的責任只有一個，就是迅速的幫助病人恢復健康，恢復力量，使他們都愉快的參加生產。必須把病人看得比自己還重要，比自己父母兄弟都親近。對病人要像慈母對待嬰兒那樣的耐心，愛護，救活了病人，應該比救活了自己還愉快。不這樣，就不配從事衛生工作。

（舞台上很靜，衆靜聽，李哭，劉很受刺激的低著頭，姜、楊頗受感動。）

楊：郭大夫的話一點也不錯，這件事就是給我們上了一課，值得好好檢討自己的工作態度，希望李護士也好好想想。

姜：是改正錯誤的時候了，再不改可真要出人命了！

劉：（很痛苦的）請你們直接的批評我吧！……………

（王科長上，李哭着跑下去，劉痛苦的低頭沉思，楊、姜到處置室去。）

王：這是怎麼回事？小李怎麼老是哭哭啼啼的？

郭：哭是小事，今天差一點出了人命倒是件大事，咱們的工作太糟糕了。

王：老郭！你不要急躁，工作總是要有缺點的，慢慢改正吧。

郭：我倒覺得應該快快改正！比如：我們廠子的衛生情況，就

應該很快的改善才行。不知道我那個關於改進工廠安全衛生的建議，王科長研究了沒有？

王：你的計劃我看了，不過沒有很好的跟上級研究。就我個人的意見來看，你的計劃好倒是好，只是有些太鋪張了，若照你那個計劃做起來，恐怕要花一大筆錢，其中有些我看是多餘的。比如：車間按痰桶這件事，工友們就沒有那麼個習慣，你擺上痰桶他也不往那裏邊吐啊，他們還嫌麻煩呢，再說在今天的經濟條件下，得節省還是要節省呀！

郭：王科長！這些衛生設備雖說要花幾個錢，在可能的條件下，還是應該盡量的改善。我認爲今天完全有這個條件，而且也用不了幾個錢。這樣做可以使工友們少得病，又可以節省藥品，這也就是增加了生產力量，工友們健康的身體就是生產的保障，工友們不習慣可以慢慢使他們習慣。若平常不注意衛生工作，一旦傳染病發生了，那損失可就大啦！希望王科長好好算算這個賬。

王：咱們這是個小工廠，你不能要求得太高，不能太理想了。今天在工業上還是處在恢復建設時期，一切能節省就節省，得將就就將就，既要照顧工人福利，又要避免鋪張浪費。

郭：節省我不反對，但是這要看具體情形，咱們廠子的衛生情況太惡劣了，垃圾到處都是！車間通風窗子太少，沒有痰桶，弄得到處是痰。餐廳很不清潔，六七百個工友却只有一個澡塘子……。這些，就是工友們患腸胃病、肺病、感冒等等病的原因。如果能加以適當的改善，所謂工人的職業病是可以避免的。治病不如防病，春天眼看來到了，如果能及早加強衛生設備，加強預防，傳染病自然會減少的。